你化作了山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通讯员 孙利波

33岁的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火力科科长倾志明倒下了。

在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上，他还没来得及走出野外驻训帐篷，就摇晃着坐倒在沙盘边。沙盘上还画着他前一分钟推演的战法图，他感到头痛，捂住脑袋，以为像平常一样“歇歇就好”，却没能再站起来。

倾志明被诊断为脑室出血。6月29日，这位年轻的军人因病情过重，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战位。

在这片含氧量只有内地一半、一场感冒都可能致命的雪域高原上，火力科参谋王刚总能想起倾志明生前说过的话：“我们迟早有一天都会倒下，就看以什么方式倒下。”

坚 守

尽管倾志明开过这样的玩笑，但王刚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倾志明真的会停下风风火火的脚步。

“怎么会是他呢？他不会离开的。”在王刚的记忆中，倾志明总是“很拼”，每天奔走忙碌在驻训场上。病发前一天，倾志明刚刚组织完一场实弹射击演练，和平时每次任务一样，他都是第一个到演练场，最后一个离开。

下一轮演练的方案已由倾志明亲手制订完成，这是他的另一个“规矩”。原本，方案可以由参谋主笔，科长把关。但到了倾志明这里，他总是带着参谋一起干，方案每个细节都抠得很精细。

“他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到底，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认真。”在火力科参谋罗加周心目中，倾志明是那个“能够撞开一切拦路石的人”，“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一种使命感，你会知道，什么是军人。”

去年8月初，倾志明向上级申请组织一次演训。所需装备批发下来，才发现送来的能源电池与火力分队新换的装备不匹配，但那时演训时间已定，重新申请更换来不及了。

罗加周很着急，倾志明却镇定地说了一句“我来解决”，随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午饭也没吃接连打了三四个小时电话。“一家家单位打过去，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问了一遍”，直到跟几个兄弟单位协调拼凑出15块电池。

“一个个电话打出去都说‘没有’，我听着都想放弃了，他还不厌其烦。”罗加周从那次以后认定，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倾志明。

连“水烧开只有80℃”的高原也不能。移防西藏三年多，很多人明显感到身体不适，频繁失眠，因缺氧而无法集中注意力，“但看到老倾就好像还在内地”。他操心着训练、演练、战法设计等大大小小的事，办公室的灯光每天亮到深夜。

老战友王涛熟悉这个场景，他和倾志明曾共同服役于青海省军区原独立步兵团。“如果说有谁能够战至最后一刻，那一定是倾志明。”

他忘不了，2017年，独立团转隶至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单位即将解散，很多人心不在焉，唯独司令部作训股股长倾志明愈发忙碌。

他忙着清点整理所有训练器材，小到每个连有几只马扎、几颗螺丝钉，都要数清。

“这些是小事，少几个也不会怎么样。”有人劝他，“你就写‘一堆马扎’‘一把螺丝钉’，不行吗？”

“那怎么行！”倾志明惊讶地反驳，“这也是装备，是我职责所在。只要我还在战位上一天，就要做好一天的事！”

攀 登

2017年夏天，倾志明遇到了军旅生涯中两个重大“挑战”：移防西藏，调入火力科。

去西藏的事倾志明没有犹豫，尽管那时女儿才1岁多。妻子张弛回忆，临行前的最后一天，倾志明带女儿去了一趟公园，去公园的计划，倾志明已心心念念了大半年，因工作忙一直未能成行。那次父女俩玩得开心，张弛却一直在哭。“能怎么办呢，谁也拦不住他。和爸爸打电话时他说：‘好多战友上高原了，我没啥特殊的，我也要去……’”

背起行囊，倾志明从海拔2000米的青海向海拔接近4000米的西藏进发。身体上的不适尚能接受，专业上的空缺却让倾志明“难以忍受”。

上军校期间，倾志明学习的专业是小炮，调入火力科后，工作覆盖的范围却是旅里全部火力专业。在大炮、防空等领域，倾志明接近“小白”。

为了尽快补齐短板，倾志明离开机关下到连队，只要是精通专业的，排长、班长、战士，都是他的老师。

罗加周是防空专业出身，刚调入科室时，几乎天天被倾志明拉着问该如何考核、训练。

“最厉害的是，第一次考核他在后面跟着学，第二次就能独立完成了，你无法想象他在背后下了多大功夫。”罗加周感叹说。

倾志明以一名“拓荒者”的身份向上攀爬着。2017年，某合成旅刚刚组建，首次配发速射迫击炮。全旅没人会用，更不知道高海拔地区的装备性能如何。倾志明抽调专业骨干组成团队，带头下连队钻研。海拔高度的变化影响装备性能发挥，倾志明就一遍遍测试，摸索使用规律。

火力连连长马军经常会联想到一个画面：倾志明拿着斧凿向雪山攀登，前面是无人之境，身后是他开拓出的路。

“这是一种探索式的行进，在提升战斗力之前，先要形成战斗力。”马军解释说。

只要能更进一步，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去年6月，倾志明组织了一场高原火炮射击试验，他刚刚拿到新装备火力射击的理论值，急需验证。试验开始前，他多方联系，请来数名厂家工程师与院校专家教授共同观摩研讨。那一次，火力分队打出了诸多装备的高海拔地区经验值，修正了不少高原射击数据。

倾志明和战友们用肩膀托举着这支“高原劲旅”迅速成长——某型火炮首次单炮多发射击、首次高原夜间射击、首次超极限距离射击……这支新组建的队伍，正在拿下越来越多的“首次”。

3年后的今天，一组组完善的射击参数也被测定形成，所有火炮都有一本“高原档案”，记录着装备在不同海拔、不同气象下性能的变化。

今年年初，倾志明再度提出新计划，打算恢复单炮多发同时弹着的课目训练。这是力争让一门火炮发挥两到三门火炮的作用，但由于对炮手的专业技术要求极高，难度系数较大，此前训练效果不佳，一度被搁置。

“难就不做吗？难才要做！”倾志明选择迎难而上，他也想了别的法子，比如提议同步开展专业骨干培训，培养专业人才。

摩步一营支援保障连指导员徐鹏知道倾志明前进步伐背后的付出。今年春节前夕，他和倾志明一起到上级机关开战法研究会，战法成果报告已经领导初审通过，倾志明仍在反复修改，直到夜里三四点。

“我劝他早点休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在事关打仗的事情上，容不得半点马虎，不能有半点差错’。”徐鹏一直牢牢记着这句话。

血 性

离开边防，倾志明本可以拥有更“舒适”的人生。

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备受父母和姐姐宠爱。老家甘肃陇西的他，从小在青海省省会西宁长大，家庭条件虽称不上“优渥”，但与诸多家在农村的战友相比，生活还算富裕。

2005年，从当地最好的高中毕业后，倾志明选择了报考军校参军入伍。2009年，倾志明毅然回到西部，来到父亲工作奋斗过的青海，2017年又来到海拔更高的西藏，这让他很引以为傲。

王涛与倾志明是军校校友，分到基层部队后又在一个连队“搭班子”。他不止一次与倾志明聊起从军的初衷，“老倾”的热情令闻者动容，“他就是喜欢当兵，每次说起来都像一个热血少年，满怀抱负，一心要到祖国边防去，干出一番事业。”

军校读书时，倾志明是出了名的“拼”，“浑身一股狠劲儿”。一次渡海登岛训练，倾志明在过高墙时擦破了皮，满手鲜血，却没有半点要停下的意思，坚持跑到了终点。不少人惊叹，“他像野兽一样勇猛”。

从此，“兽兽”的绰号不胫而走。倾志明听了，笑着连声说：“兽兽是我！兽性的军人才爷们儿！”

2013年，倾志明调至青海省军区原独立步兵团摩步三营七连担任连长，王涛是连队指导员。他回忆，当了连队军事主官，“兽兽”成了“一只真正的猛兽”。

一次，上级组织5公里武装越野考核，倾志明不慎崴了脚。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硬是咬着牙坚持跑完全程。后来，他到医院检查出脚趾骨折，一根钢钉被永久地留在体内。王涛觉得心痛，倾志明却不后悔。

他在意“更重要”的事。不久后的一次比武中，七连失利，士气有些低落。倾志明见了，专门从驻训地背回一块石头，立在连队门口，亲手凿刻上“血性”两个字。

“遇到点儿坎坷就不行了吗？抬起头来，要做有血性的兵！”时任文书叶争超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倾志明铿锵有力的语气。

改革调整后，另一支部队住进了七连的营房。倾志明牺牲后，王涛曾联系这个单位，想将那块石头带回来留作纪念，没有成功。那个单位的主官告诉王涛，他们打算把石头搬进荣誉室去，长久保存起来，“要告诉后来者，这里曾走出过这样一位有血性的军人。”

引 路

叶争超将倾志明视作“生命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

与倾志明共事3年，叶争超感觉自己“被重塑了”。2013年，他刚下连队，一身在家的懒散习气，初任文书时纸笔随手乱丢，桌上“乱糟糟一团”。

倾志明发现后，没有一句责备。他开始晚上陪着叶争超值班，挽起袖子亲自帮他把桌面一点点收拾好，并耐心地劝导说：“东西要收拾好，军人要干净利索。如果自己的纸笔都管不好，将来怎么能用好装备，凭什么打胜仗呢？”

几年前，叶争超曾报名考军校，以几分之差失利，一度心灰意冷，不知该何去何从。倾志明主动找到了他。

那一天，倾志明将自己在各个岗位上的经历悉数与他分享。他劝叶争超，“不要因为身份而懈怠。军官、士官都是军人，都是保家卫国。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要轻易改变。”

“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想退伍回家了。”那晚，倾志明将自己的一顶军官帽送给了叶争超，后来成为他“最珍贵的礼物”。如今，叶争超也随部队移防西藏，前后干了7年文书，“从未想过离开”。

事实上，叶争超考学的念头也是因倾志明而起。担任连长期间，倾志明大力鼓励战士考学。谁有考学意向，倾志明就会主动督促他学习。

“要为部队培养人才，留下人才。”倾志明不止一次这样说。

连队的会议室成了公共自习室，倾志明负责“陪学”，战士复习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他在任两年间，先后有7名战士考学成功。

“他不是一个上级、领导，而是一个大哥，永远把身边人当成小兄弟，带着你走。”马军管倾志明叫“大哥”。2018年，马军初任火力连连长，任命的第二天倾志明便上门走访，主动分享了不少自己的带兵经验。

从军15年，倾志明换过不少岗位，担任过多个职务：排长、连长、参谋、股长、科长……在很多官兵眼中，这些“官方称呼”总不如“兽兽”“老倾”“倾大哥”来得亲切。

王刚总能想起一副“阳光灿烂”的画面：倾志明径直推门走进来，晃着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帅气的脸庞上挂满笑容，亲切地问他“小刚刚，工作进展咋样啦”。

“他实在没什么架子，特别爱笑，特别乐观，对谁都心贴心地好。”同吃同住4年，王刚没听倾志明抱怨过疲累，没见他发过一次脾气，和别人拌过一句嘴。“当然也没人会跟他吵架，谁都喜欢他。”

王刚觉得这是一种“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别人，把大家聚拢在他身边，跟着他一起往前走。”

“他是引路人。”王刚这样定义。

这位“引路人”也曾拦在众人之前。2018年6月，一次实弹射击中，火力分队的速射迫击炮发生留膛，一枚杀伤榴弹卡在炮膛里，随时可能爆炸。闻讯赶来的倾志明立刻下令，所有人退后，自己却毅然上前，小心检查、排除故障。

所幸爆炸没有发生，危险解除后，倾志明又带领专业骨干上前仔细研究，详细讲解排除故障的方法，浑然忘了刚才的险情。

生 死

王刚清晰地记得倾志明最后几天的时间表：6月22-24日，他组织了一场野外实弹射击演练，每天忙碌16个小时以上；6月25日，他起了个大早，去落弹区排除哑弹，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中午11点；6月26日，他白天总结前一阶段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吃过晚饭又赶到防空营商讨下一步训练方案。

唯一轻松的是6月25日中午，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倾志明拉着王刚去洗了个澡。这是野外驻训期间“一周一度”的“大事”，倾志明要庆祝一下前期演练顺利结束。

“他太忙了，也太累了。”王刚哽咽着说。

来到西藏后，倾志明的身体悄悄发生着变化。长期缺氧的环境让他越来越难以入睡，常常到夜里三四点才能眯一小会儿，但早上7点又要起床。他靠抽烟提神，第一年时每天几根，今年多的时候每天两三包。

2017年，倾志明第一次头痛晕倒。一次夜训夜战试点任务中，倾志明连夜推演战法，忽然感到鼻间一热，随即天旋地转，晕倒在地。

“他只有33岁，太年轻了。”卫生连连长吴坤心痛不已。今年年初，倾志明曾因头痛找过他，他劝倾志明去做个核磁共振，但因疫情和任务，倾志明一直拖到4月份才抽出时间。

和所有人想的一样，倾志明也觉得自己年轻，身体不会有问题。他喜欢打篮球，好动，上了高原“头发掉得居然不多”，平时身体“壮得和牛一样”。

比起身体上的些许疼痛，与家人分离才是让他难过的事。

徐鹏见过倾志明最温柔的样子，在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那是他和家人视频的时间。屏幕对面是他4岁半的女儿，“胖嘟嘟的，很可爱”。

女儿名叫倾芯，出生后，倾志明将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炙热的芯”，头像换成了女儿的照片。女儿1岁半时，他来到西藏，如今他喜欢在屏幕这头逗女儿“这是谁家的小胖子呀”，小倾芯气得找妈妈，倾志明哈哈大笑。

倾志明上一次回家还是去年9月。不久前的4月28日，倾志明在高原上度过了33岁生日，战友们劝他休个假，回去陪陪嫂子孩子，但那时倾志明正忙着准备即将到来的野外驻训，抽不开身。

“等外训完就回家！”倾志明下定决心。

老战友王涛在2018年退役，身体上的过度损耗与家人的长期分离让他不得不离开高原，转业到新疆。去年，王涛曾与倾志明讨论过转业的事，“就算身体受得了，对孩子也不好，爸爸总不在身边”。

倾志明没有吭声，似乎是犹豫了，但沉吟过后，他还是说：“再等等……我想多干两年。”

6月26日，吃过晚饭后，倾志明和罗加周来到防空营走访调研。营长樊高飞是最后见到他的人之一，他们一直商讨演练方案到深夜11点半，初步设计了下一步防空兵的战法训法。

讨论到了尾声，倾志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向樊高飞承诺“尽快把航模靶机带来”，笑着往门口走去，忽然感到一阵头痛。

“快，给卫生连打电话！”吴坤在床上接到了罗加周的紧急电话，10分钟后，倾志明被送来，浑身大汗，不停呕吐。

吴坤原本以为倾志明得了急性肠胃炎，很快他看到倾志明捂着脑袋，用拳头不停地砸，他心里“咯噔”一下。

他见过这样的患者，很有可能是脑溢血的表现，而身处高原，这是更加致命的危险。深夜11点57分，急救车呼啸着从营区驶出，奔赴西藏军区总医院。

樊高飞至今不愿回忆那一天。“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送 别

罗加周没有在高原上坐过车速这么快的车。盘旋的山路起伏不平，运送倾志明的车开出了“高速路的速度”。

那天下着大雨，昏天黑地，车外看不见亮光。

两个小时的车程中，罗加周和吴坤不停呼喊倾志明的名字，却得不到应答。每隔5分钟，吴坤都检查一次倾志明的生命体征，直至6月27日深夜1点37分，倾志明的右侧瞳孔放大。

吴坤蒙了，瘫坐在车厢里，大脑一片空白。他大喊着让卫生员快上药，“已经不是输液了，是拿着输液袋子往里挤”。罗加周期盼着抢救能把倾志明拉回来，“他还这么年轻，肯定没问题的”。

抢救了3天，战友们没有等到倾志明醒来。6月29日9点30分，这个将全部青春奉献在高原的年轻军人因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王涛听到噩耗时难以置信，“为什么牺牲的是他！”

王涛从新疆请假赶来，数不清的退伍老兵从全国各地奔赴西宁，广东的、湖南的、江苏的、山东的……

一名家在江苏的老兵刚接了个工程项目，原本说可能来不了了，但王涛还是在机场看到了他。“怎么能不来呢？要送老连长最后一程啊！”粗糙的汉子红着眼圈说。

倾志明的骨灰被送回家乡西宁，7月10日在西宁市龙泉中心陵园举行葬礼。前一天晚上，王涛担心没人给倾志明守灵，摸黑来到陵园，发现已有3名老兵坐在倾志明的墓前。

能来的都来了，来不了的就送花圈。叶争超负责联系西藏的现役战友，起初他担心花圈价钱太高，有战友工资“吃不消”，但微信里一问，所有人都告诉他，“就买最大的！”

7月10日上午7点20分，葬礼开始。从灵堂到墓地，300多级台阶，妻子张弛捧着骨灰盒，姐姐倾莉莉手捧遗像，身后是长长的送葬队伍。

倾志明的亲属、同学、战友100多人为他送行，人们泣不成声。

七连的老兵自发复制了一面“红七连”的连旗，在倾志明墓前展平。穿着各色服装的汉子们泪流不止，立正向老连长齐齐敬了一个军礼。

离开连队前，倾志明曾与大家约定“十年后再来青海相聚”，如今这个“十年之约”提前了整整5年。

留在老家的倾芯对一切尚不知情，她最近常给爸爸发微信，奶声奶气地怪他好几天没与自己视频了。张弛决定等她长大以后再告诉她，“爸爸是个英雄”。

马军和徐鹏因为任务没法去送倾志明最后一程。葬礼当天，他们在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上点了三只烟，7点20分时一起向西宁方向鞠躬哀悼。

火力科参谋王刚接手了随后的实弹射击演练，任务中，倾志明总结出的问题已被修正，火力分队新近的几次实弹射击，成绩全部是优秀。炮声隆隆，响彻高原，王刚有时会觉得，那久久回荡的轰鸣就像礼炮，在告慰这位年轻军人的忠魂。

（题字：国防大学 赵春英）

6月23日，实弹射击考核前，倾志明在阵地上指挥调度，战友为他抓拍了这张照片。倾志明生前照片不多，这是他最后一张戎装照。 周高恒/摄

致敬高原军人

□ 房永智

国家无战事，军人有牺牲。33岁正值青春年华，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火力科科长倾志明却牺牲在了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上，告别了他热爱的战位。

中国国土广袤、地形多样，但高原地形占比较高，仅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总面积就约有250万平方公里。高原环境特殊、条件艰苦，空气含氧量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机能会有很大下降。

所以高原作战，部队的敌人之一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初上高原的新战士容易因为缺氧而出现头痛、胸闷、气短、心悸、失眠等高原反应。但是作为军人，他们驻守高原不是休假和观光，如果不克服环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就无法在未来的高原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些年，高原部队加大了解决缺氧问题的力度，从2014年开始，制氧设备逐渐覆盖到高海拔部队，不仅军分区、边防团都有制氧站，一线边防连队也普遍安装了制氧机，氧气通过固定管道接到战士床头。阿里军分区一名边防干部就说：“战士们晚上吸氧一小时，不仅生理上对恢复体力有好处，对心理也是很大的安慰，大家不再畏惧缺氧，3公里越野可以放开跑了。”

但高原地区部队训练与生活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这里紫外线辐射强烈，会对暴露在外部的皮肤造成损伤，官兵们普遍有“高原红”的脸颊。这里寒冷季节长，部分地区属于长冬无夏的长寒地带，冻伤则成为较为普遍的高原损伤，尤其是在野外进行军事作业劳动和训练时，出现冻伤的概率大大增加。

而这里驻防的任务更重，训练的要求更高。官兵们必须具备在低温、低压、缺氧条件下的持续作战能力，为此常常需要到海拔更高的陌生地域驻训，加大低温缺氧条件下的战备训练强度。今年4月，驻守西藏边防的勇士们就成功登上海拔6206米的雪山，挑战徒步巡逻新高度。

而高原军人最大的苦却是思念之苦。正如倾志明的妻子带着孩子远在家乡一样，高原部队的军嫂们也大多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者照顾双方年事已高的父母，不得不与军人天各一方。他们每一次相聚都伴随着痛苦的高原反应，每一次离别都是那样的依依不舍。

威胁高原部队官兵的还有随时都可能存在的意外。2020年元旦，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吉布哨所哨长欧阳叶，突患爆发性心肌炎因公牺牲，年仅30岁。2018年，还有两个月就要光荣退役的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上等兵郭豪参加高原实兵演习，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急行军途中突发心脏骤停不幸牺牲，年仅19岁。战友们在他的钢盔内侧发现一句话：“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前。”

倾志明、欧阳叶、郭豪……他们怀揣报国志向走进军营，更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高原、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在军旗下的誓言，他们短暂的一生是如此的璀璨和不平凡。

倾志明牺牲的时间正值毕业季，也是许多军校学子走向战位的时刻。一个倾志明倒下了，但是必然有一批又一批“倾志明”扛着一道杠背起背囊，义无反顾地走向高原、走向海岛，奔赴祖国边疆最前沿。他们接过倾志明的枪，站在倾志明曾经战斗过的战位上，无论风吹雨打和严冬酷夏，忠诚地守护着中国辽阔的边疆。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扫一扫 看视频